

茶空间里的时光之味

文阿玥



从古至今,中国人就有无茶不饮,无茶不欢的生活习惯。于爱茶之人,关于茶的一切都分外挑剔。茶要好茶,器要雅器,就连佐茶的点心也相当有讲究,比如追求口感、用料、颜值等等,也就是我们当下常说的一个流行词“氛围感”。

那么,什么样的茶点心有氛围感呢?看过《梦华录》的想必都知道,孙三娘在茶铺里制作的一系列茶点,不光样子精美,名字也都十分好听,如桃夭、笑春风、春水生、晚更红等等。茶、器、食、香、花互相成全,又自成一方天地。无怪

乎,袁屯田与油石先生两个附庸风雅的老头儿,能带火茶铺的生意。

茶点,顾名思义,是与茶相伴的点心。溯源茶点历史,最早当从晋朝说起,当时陆纳将军以茶果待客,算是开创了茶点的历史,而我们常说的点心一词,是从唐朝开始出现的,唐代茶宴中的茶点相当丰富,到了宋代,茶点进入兴盛时期,各式茶点琳琅满目。

茶点,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不同种类的茶,色彩造型丰富的各式茶点,不光看着赏心悦目,也让简单的喝茶场景有了温情的生活气息,反映出人们积极的生活追求。

“茶与茶点的搭配,讲究色、香、味、形的和谐统一。不同的茶类有不同的口感和香气,搭配相应的茶点,可以更好地凸显茶的特色,提升品茶的享受。”执贝茶点品牌主理人滕央央说。

先秦时期,我国已有以花入饌的习俗,称之为“花饌”。古人吃花,到了一个极其雅致的境界。春天玉兰,夏天荷花,秋天菊花,冬天蜡梅。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很多花卉入饌的饮食之道,比如



扫一扫,观看茶点文化采访报道

“春来松花黄,和蜜做饼状,不惟香味清,亦有所益也”的松黄饼;再如“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的“雪霞羹”,是将芙蓉花、豆腐、胡椒等调料一起温煮而成;还有一种梅粥的吃法也是雅致至极,融合梅花瓣、雪水、白粥,是一种清简的佳肴。

除了追求茶点的口味,滕央央把传统文化融入茶点之中。不时不食,顺时而食,这是从老祖宗那里流传下来的养生之道。人存于世,顺应四时,在适当的季节吃适合的食物才是最养生、最健康的。茶点,也当如此。新街是鼎鼎有名的“花木之乡”,滕央央根据四季变化制作了不同月令的“花饌菓”。比如现下应季的荷花酥,里面加入了猪油、小麦粉、荷花、椰蓉、仙人掌粉,采用传统制酥工艺,经揉、卷、叠、擀、包、压、雕等30多道工序制作而成。

执贝的茶点中,除了延续传统茶点的形态、原料和手工制酥工艺以外,更是希望将古人“以花入饌,以茶入食”的生活智慧传承下来。结合时下的健康理念和审美情趣,打造出了“十二花神”“仿宋点茶”“活字印刷”“五大名窑”“像生系

列”等各个主题的文创艺术茶点。

龙井菜餤酥,就是一款具有萧山特色的茶点。它采用萧山本地的龙井,研磨成碎,加入小麦粉,并加入萧山萝卜干这款特色原料制作而成。尽管萝卜干给人感觉,是老底子的味道,执贝还是在造型上突发奇想,用“茶菓”的萌感造型,拉近了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在萝卜干的鲜味、咸味、水分上都做了调控,口感咸香,一吃就很上瘾。焙上“萧山”“新街”等字样,更具文旅打卡属性。菜餤,在古代就是萝卜的雅称,谐音“来福”。吃一口菜餤,更爱life,老底子的萝卜干瞬间多了点年轻人的潮味。

执贝,上面一个执,下面一个贝,称之为贄。在中国古代,“贄”代表拜见尊长亲朋好友的见面礼。一份用心的礼物,心意满满,创意满满。一款传统的绿豆糕,在传统制作流程基础之上,加入了些许桂花和白芸豆,层次更加丰富。绿豆糕的清爽中带着的丝丝香甜,仿佛把夏日的微风都融入了其中。

乡村道地文化

文/金阿根

梅雨季一结束,高温便急急而来,空气里热浪阵阵,连南门江水面上吹来的微风也觉得有点烫人。楼下的几张长凳上,原先坐满了老人,此刻也空无一人,显得冷冷清清。往日热闹的广场上,也是人影稀疏,唯有零星的老人摇着扇子慢慢踱步。水泥地上散发的热气也让人难以忍受。

每当炎夏,我就会想起老家乡下的道地。道地,在萧山通常指家家门前辟出的一块空地,没有围墙,没有遮挡,用以沟通邻里关系的纳凉休闲之地。

旧时乡下,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块道地。沙地人住草舍,东一间西一间分散在络麻蓬里,门前是泥道地,屋前挖个水塘,屋后有个竹园,组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圈子。水稻地区的人家比较讲究,他们住的房子大多是青砖黛瓦粉墙,几户人家连一起的道地面积大了就十分宽敞,讲究的还铺上石板。乡下人喜欢热热闹闹过日子,这道地便成了活动场所。村里最大的

道地则是村上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演绎着四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那时的乡村道地,农忙时用来晒麦子、稻谷,使用时间不多,倒是成了人们生活空间和天然舞台。孩子们在道地上玩皮球、踢毽子、打弹子、甩陀螺、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老人们坐在道地上拉家常、说新闻、话年岁、论收成;女人们在道地的月光下纺纱织带、编麦草扇、穿鸡毛做掸帚;男人们在道地上杀鸡鸭宰猪羊、舂米打年糕。逢上谁家喜事,竖几根木头架几根毛竹,扯上绳子搭个大棚,支起锅灶搬来八仙桌,炒菜做饭办宴席。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坐满几桌,大块肉大碗酒,痛痛快快地吃喝一番。

春节时,道地成了天然文艺舞台,扭秧歌、踩高跷,慰问烈军属,五彩缤纷,鼓乐齐鸣。从正月初五开始,道地上搭台做戏文。村子小的用稻桶搭戏台,村子大的用厚木板搭台,不管戏台搭的大小,上面盖油布是必

不可少的,能遮雨挡风。“戏文做到二月八,拜年拜到割大麦”,那些日子里,村上喜气洋洋,厨房里天天飘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新中国成立初,各地成立的剧团如雨后春笋,现在的新塘街道当时就有新塘越剧团、新朱越剧团,城厢镇有东门越剧团,演的大多是《何文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讲究的村子会请绍兴同春绍剧团、同兴绍剧团来演《杨家将》《龙虎斗》《狸猫换太子》。六龄童、七龄童、汪筱奎、陈岳皋、萧昌顺等名角儿一演几天,三村四乡,跑来赶去。晚上,隔老远就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白炽的桅灯或气灯分左右吊在台前,看戏的人山人海,把道地围得严严实实,有时挤得戏台也摇摇晃晃,现场还得维持秩序。戏台下,小贩们卖气球、糖果糕点、甘蔗、荸荠,十分热闹。

20世纪50年代初,村里第一套有线广播设备也是安装在道地上的,竖一根木杆、

拉一根铁丝,再挂上盒子,盒子上面钉了块铁皮以避风霜雪雨。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村民们端着饭碗聚集在道地上,既兴奋又惊讶。这木盒子怎么会说话唱戏?这声音怎么从一根铁丝上从县城传过来?小孩子想爬上去看看个究竟,立即遭到大人們的呵斥。道地,还是放露天电影的地方,竖两根竹竿,拉一块白布,村民们吃了晚饭就搬来方凳长凳高凳,为家人占个好位置,大多放映抗日战争题材的黑白电影。

夏天,在道地上乘凉是一件快乐有趣的事,比现在人们精心组织的乘凉晚会还受欢迎。女人们烧好晚饭,把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洒些凉水打个烟堆。我家的道地在河边,又有一棵古樟遮荫,所以邻居们吃了晚饭,都喜欢到我家道地上乘凉。阿牛伯每天都早到的,摇着蒲扇说一些“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这类气象谚语,孩子们念“一颗星,亮晶晶,两颗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

……”的童谣。阿福伯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人,只要他一到,有人搬凳、让座,有人端茶,他摇着那把陈旧的油纸扇,咳两声,喝口茶,便慢悠悠地讲他永远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听得大家乐不可支。阿焕哥拉二胡,阿友嫂唱越剧,她年轻漂亮唱得委婉动听,“梁哥哥呀我想你,提起针来把线忘记”,那缠缠绵绵柔情似水的唱词,唱到夜深了年轻人还不愿散去。

“要留住乡村文化的根。”细细想来,这道地文化何曾不是乡村文化的根,更是令我魂牵梦萦的儿时记忆。如今,农民富裕了,房子越造越漂亮,大多是别墅式楼房,一道围墙隔开了和邻居的距离。道地成了水泥浇筑的院子。夏天,人们躲进空调间很少出门。好在,农村建起了文化礼堂,女人们在广场上跳跳舞唱戏。老年人在活动室看看报刊打打牌。但和过去的道地文化相比,还是少了一份乡情浓浓、乡野漫漫的滋味。

新蝉添夏趣

文/杨力

夏至到,新蝉叫。去年的蝉声犹在耳边,新蝉又伴着盛夏如期而至。

一只蝉,对夏天的欢喜,正如一颗童心,对新蝉的期盼。盛夏的新蝉依附在树丛中,似乎少了蝉鸣,夏韵就薄了几分滋味。小时候,一声新蝉叫,预示着暑期不远了。

蝉,又名知了,在没羽化前,它们生活在地下,俗称知了猴。傍晚时分,知了猴从地洞里爬出,在树干上,在枝叶下,在草棵间羽化,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新蝉。

童心与知了猴的亲近,可能源于天性。将知了猴捉回后,置于蚊帐,细观蝉的

羽化过程,比教科书上的文字更易领会。一只知了猴在地下的成长期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一只新蝉的诞生何其艰难。

中医里,蝉蜕是个宝,可以明目、治风疹、疗感冒,是很多中医方剂的重要组成。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蝉蜕能换钱,所以整个暑期,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树林里寻找蝉蜕。40多年前的那个暑假。外婆病重,父母想带一点蜂蜜回去探望,无奈家底薄,于是,我拿出自己几年来卖蝉蜕攒下的钱,足足20多元,把父母吓了一大跳,在那个年代这已是一笔“巨款”。用“巨款”的一部分换

回两瓶蜂蜜后,没有经验的父母十分珍惜,用旧衣服紧紧包裹置于纸箱,小心翼翼带回老家。殊不知热胀冷缩,盛夏里被密闭的蜂蜜膨胀炸裂,成了一次心痛的经历。

从蚊帐里放飞的新蝉,还能不能捉回来呢?这也是小时候我们最想知道的答案。蝉攀爬在高高的树干上,想要捉它们得想办法。用树棍把老屋院前院后的蜘蛛网掏一遍,形成有黏性的蛛丝网,以少许置于竹竿的尖端,慢慢伸向树干上的蝉,趁其不备,把它们的羽翼粘得牢牢。

捉到手里的新蝉是不是早上放飞的那只

不得而知。捉到的蝉继续放飞,放了又捉,捉了又放,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童趣。

蝉是有天敌的,其中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叫“伯劳”的鸟。这种鸟有画眉大小,但是更矫健,喜欢独来独往,一般置身高处,睁着一双鹰眼,一旦看见飞过的新蝉便穷追不舍。有时候,蝉从低矮的果树或高大的杨树间受惊,腾空掠起呈“之”字形飞越,不知从什么地方猛地蹿出一只“伯劳”狂追不止,尽管这只蝉凶多吉少,我们看见了还是使劲吆喝,既是驱赶“伯劳”,也是为小小的蝉加油。

从虎头虎脑的知了猴,到能换钱的蝉

蜕,再到一次次放飞的新蝉,蝉成为一个个守护童心的精灵。即便后来知道知了猴不管油炸还是香卤都是一道既美味又营养的佳肴,我也是注定不去食用的,这份固执坚持了几十年。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不管聒噪还是嘶吼,蝉鸣可能是夏季最有催眠效果,也最容易被别人接受的“噪声”。不论过去多少年,“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是留在童心里最有趣味的夏日记忆。